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行

漢書評註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隆按兩人輔少主皆能稱上所委故同傳

茅坤曰荆川云此傳頭緒最多予謂此傳止本光之起家微任之

心被寵任之故其秉政三十餘年所及

十餘年所及照綴者止詔增符璽郎秩

與沮子外人求封一二事耳中間廢昌

邑立宣帝處此其功業而搜龍太過卒

召大禍光之功過不相掩

處傳中一一指次如畫豈

得稱頭緒多耶當是漢書

第一傳徐中行曰孟

上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以縣吏給

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

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

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夫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

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上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

孺扶服叩頭曰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

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

小門謂之闥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使侍居鉤弋宮故

稱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社稷屬委也任音王

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

霍光

諭

堅憲章子長
彈精悉慮以
擬議之蓋已
得其聲貌與
其步驟如霍
光傳雖而不
亂事詳詞整
叙事最優
茅坤曰光以
去病任為即
傳中特叙其
小心謹慎耳
不聞其他有
材指處而武
帝獨察其可
屬社稷此是
千古隻眼
又曰受知武
帝在小心謹
慎未嘗有過
二句
茅坤曰一領
却屬虛景
隆按崩字當
作病字于義
為安
唐順之曰徒
入光為人一

畫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
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受遺詔所卧牀前拜職
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
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
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
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縣也公孫弘平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
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名將軍王莽也其子
忽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
王莽莽醜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錢同白皙疏眉目美須
髯師古曰皙潔白也髯頰毛也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
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
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成約言曰不
載此郎姓名
班史略於節
義處
茅坤曰以下
次光之擅寵
處即為禍根
呂本中曰班
固叙霍上官
相失之由正
學左氏記秦
穆惠相失
處
茅坤曰又追
前事來照綴
隆按先曰長
公主以是怨
光曰桀安由
是與光爭權
曰燕王旦常
懷怨望曰桑
弘羊亦怨恨
光而後總粘
出於是蓋主
上官桀安及
弘羊皆與燕
王旦通謀詐
令人上書言

師古曰多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倖仔
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倖仔
所食邑為蓋
侯所尚故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
云蓋主也
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
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
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
皇后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
所居
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
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
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也孟康曰都試也肄習
習武太官先置師古曰供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
備也
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府大將軍
府也調音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
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漢書評註
卷六十八
霍光
二
歸榮山房

光等句鎮密

李德裕曰昭

帝年十四而

知燕王書詐

即周成王有

愍德矣何也

成王聞管蔡

流言觀召公

不悅遂使周

公狼跋而東

鵠鵠之詩所

由作也向使

昭帝而得伊

呂之佐則成

王矣足件哉

隆按先帝所

屬以輔朕身

暗與君行周

公之事句相

應更可大

唐順之曰咸

震海內句着

冷服伏後帝

在民間內不

能善案

光

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上問大將軍安在

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

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

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亭名也屬耳近耳也文穎曰帝云將軍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

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

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

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

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

之兄伯邑考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

丞相敞等師古曰敞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

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何良俊曰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叙得舒徐詳委亦得

太史公法隆按先次行淫亂句為綱其目詳具奏中

盧舜治曰田延年論事詞旨烈烈有蘭茅坤曰田延年之語壯而烈光之語重而深

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適師古曰適音滿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白之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伊尹放諸桐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誼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令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難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

茅坤曰王庸
猥其見言表

唐順之曰意
態宛然

唐順之曰奏
文極典則
隆按備書群
臣名位見其
議出於公非
由光一人云

漢書言

卷六

三

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

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

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

粹物故死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

自裁自殺也師古曰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

之乎項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

門武士陞戰陳列殿下師古曰戰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

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遠將軍臣明友師古曰明友也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

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新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

魏也隨挑侯臣昌樂師古曰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

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師

曰姓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

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

唐順之曰一
不書昌邑之
惡只載此奏
詞此史體也
吳王濞謀反
事不詳亦載
之祇詞

李瑩曰班孟
堅教霍光廢
昌邑王請奏
平太后曰止

王遣臣時師古曰宋時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師古曰臣賜臣勝師古曰臣勝臣梁師古曰臣梁臣長幸師古曰臣長幸臣夏
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臣德臣印師古曰臣印臣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下臣敬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
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敬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
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
下不綴直斬割之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言王在道常肉食無肉
而已縱音步千反之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
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
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
前昭帝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師古曰更音工引內昌邑從官
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引內昌邑從官
驛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自往朝
暮臨師古曰臨哭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
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
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優師古曰俳優諧戲也會下還
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樞之入冢葬也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

為人臣子當
時君臣堪畫
再讀畢奏此
段最妙載一
徐中行曰請
未半陡入太
后日止二句
此正致左傳
魏絳論和戎
既入公曰后
法何如句文

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年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年首屏面也
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閣道
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閣道
說是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吳都賦云長塗年首劉逵以為年首閣道
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吳都賦云長塗年首劉逵以為年首閣道
及遠據此輦道年首便誤用之乎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
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
音徒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薨闕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
散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薨闕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
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車也漢疏有果下馬高
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太后曰止師古曰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也悖乘也王離席伏尚書
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
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發御府金
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
耽沔沔也詔太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後詔太官趣具無
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令
獨夜設九賓溫室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
祠未舉為靈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

是知天子有
中臣重也

隆按失帝王
禮誼亂漢家
制度此二句
斷昌邑總案

隆按行淫辟
不軌與前行
淫亂句行昏
亂句悖亂如
是句荒淫迷
惑句相應
盧帝治曰兩
不孝字應田
延年常為孝
者句
隆按不可以
承天序奉祖
宗廟與前廣
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句具
陳昌邑王不
可以承宗廟
狀句相應
茅坤曰光處
分妥而班固

服故未祠宗廟而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

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

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臣德。臣

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

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

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

辟。即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

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

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

也。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

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

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

叙事亦確
凌約言曰
廢位即書
此史筆之
張秦復曰
昌邑王與
不慧者爾
得為惡廢
已矣何至
其從官二
餘人吾謂
中從官必
謀光者先
之故立廢
非專以淫
殺也二百
曰當斷不
反受其亂
其有謀明
武王數紂
罪孔子猶
疑之光等
賀之惡可
信耶
隆按可以
孝昭皇帝
三句反應
不可以承
序三句

法書言
卷之六
五十一

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謂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在宣。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純軫音零。哀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

黃震曰孝宣子孫使富其大縣奉朝請亦足報威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醜唐順之曰一總見霍氏貴威隆按照出光緒封兄孫奉兄去病祀接前去病死葉黃震曰致嘗謂三代以後身係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

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音胡穆反光東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甲下至足亦梓宮服虔曰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之親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綴以黃金縷中使坐也蘇林曰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曲室也如氏以為椁師古曰非也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擬反木外藏梓十五具服虔曰曰在正藏外屬也蘇林曰如氏以為椁師古曰非也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擬反木外藏梓十五具服虔曰曰在正藏外屬也

棺木曰斂并蓋之師古曰文穎曰輜輶車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懸皆如乘輿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文穎曰輜輶車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懸皆如乘輿

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輜輶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瓚曰秦

霍光
卷六十八
霍光
六
帝業山房

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業杜延年
 奏載霍光輶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輜車駕大廐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輶輶
 本安車也一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嬰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閑輶者旁開
 之耳倅副也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
 音十內反
 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
 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東誼率
 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
 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
 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
 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
 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侈大之師古曰瑩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
 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遊失之盛飾祠
 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閭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
 非謂掖庭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者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
 之永巷也曰茵莩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者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
 馮而黃金塗與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者之以黃金塗飾之師古侍婢以

茅坤曰宣帝
自在民間三
句貫前半篇
暗伏冷眼精
神
隆按上始躬
親朝政以下
總纂為帝漸
圖霍氏精神

唐順之曰先
收高書之推
茅坤曰霍氏
甚惡之句應
前又起後始
又曰宣帝始
立一段追序
禍胎之曰一
唐兩層叙
唐順之曰光
之宜滅族在

美書平注
卷二十八
霍光
七
帝業山

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
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而禹山亦竝
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
中使倉頭奴上朝謁。文頤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莫敢譴者而顯
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
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令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
救邪。師古曰間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大夫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
史為叩頭謝廼去人以謂霍氏。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
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於是霍氏甚
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
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
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反顯恐事敗
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

小不忍
隆按此事在
光未薨前而
獨留在後蓋
至是而語稍
泄上始聞耳
又按班氏下
徙字出字罷
字收字各有
輕重
唐順之曰收
霍兵權
茅坤曰覽宣
帝所以收霍
氏之權處一
一入手
茅坤曰任宣
所言亦確見
第不及喻所
以紛紛惡之
道解紛惡之
道何以惟垂
罷大將軍印
綬避位示卑
弱爾
隆按各自有
時一句與上
大將軍時何
可復行二句
相應

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疾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令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外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便樂成小冢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師古即上所云少府樂成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

唐順之曰絕似貴家子弟口語

唐順之曰此宣帝善操縱處霍氏已如釜中之魚也

隆按離散斥逐諸壻指上罷徙出放一段茅坤曰突入石夏一段伏後詔文案

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宴人子師古曰宴貧而達客飢寒喜無禮音其羽反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讒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平讀曰猝謂竟曰令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忽遽之貌也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竟窮竟其事也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

唐順之曰收
宿衛權
茅坤曰以下
叙夢怪處蓋
因霍氏寵溢
之後輒罹族
滅所以種
畫工着色喚
醒耳目本史
記叙秦始皇
二世來

隆按先次會
事發覺句為
綱其詳具下
詔文
隆按前執金
吾捕張赦等
既詔止勿捕
而此詔又首

也。師古曰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策光諸女遇太后無禮。度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兇不。師古曰知捕否下捕之。蘇曰亟疾下捕之師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鵲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鵲惡聲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鵲數鳴殿前樹上。鵲惡聲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鵲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免龜。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免龜所以供祭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祖曰宣帝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